潤州先賢錄

潤州先賢錄　忠節卷第二

唐扶陽郡王桓忠烈公

贊

安成吳節

大哉扶陽　爲唐柱石
紅紫不分　公辨其色
頹波橫流　公正其極
不誅祿産　冀遺主孽
中更播遷　卒死誣巇
自昔忠孝　美不並立
彼汚旣彰　吾明益徹
丹青不磨　永顯忠烈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繆橫陰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惡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俟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禱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又在子稱導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

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
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
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
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
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秘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
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
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
範等斬關入士皆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
之等廡下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
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
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
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

絶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乱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妺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之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絶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奥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泄慢君臣虧替

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辭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衛志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朋說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

朝朔望尋出為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晈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帝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己玄暐暴亂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仇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以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

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
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
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
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
戶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東之恕
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
司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
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畧居若不
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爭愈切誅
二張也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
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
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嘆

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執權同
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
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
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
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莒州參
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
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
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泫然祖雍怒
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
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
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
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

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毋老矣丐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藁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忠節

宋開封府尹東京留守宗忠簡公

贊

金華王栢

雙龍遐驤　風挨帝邑

秉鉞齋壇　揮涕戮力

天聲外揚　臣姦內抑

忠憤莫紓　孔明祖逖

宋史列傳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系出南陽濮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其祖避地江南子孫因家于潤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歸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說之惠卿辟爲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

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横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

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廼自將兵趨慶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

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賚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

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彦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彦孔彦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

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擄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用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踈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

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從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民頼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號没角牛兵三十萬丁進王再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

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

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脩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听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而

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
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
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
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
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
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
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
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
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
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
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

乎詔遣官迎奉六宫徃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耳今撼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冦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冦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冦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黄潜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輙爲潜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兀朮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遣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擕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而中原不復守矣穎官終兵部郎中

復墓田記

翰林學士奉議大夫王景

古之有盛德大功於世者其祀典常與天地相終始而鬼神寔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凛凛昭灼今古非唯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起嗟乎生爲忠良死爲明神理之常也予

見宋宗忠簡公澤墓田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踧踖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胡虜入中國致靖康之慘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泰山磐石至神宗用王安石國脉潜耗至於徽宗以侈靡從之童貫喪師以啓戎心再犯國都而鑾輿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斲喪無幾唯宗澤起自河北義兵都總管留康王于磁州差單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府京城留守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效順復數十萬方克聲大振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繫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爲王臣

澤亡則王臣變爲賊矣是知澤之生死繫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烈金石志吞逆虜奈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爲金者可知也今郡守劉公辰涖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爲寺僧所侵即奮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厘六毫草灘一十二畝五分山六十畝六分七厘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叙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凌潤復建碑於寺以紀興復之由以昭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丘隴于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三百年之絕祀雖然是豈人

力之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繫于天而人臣之忠義懸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余假天以彰劉公之績以勸世之爲政者知所本云

墓碑

奉議大夫前左春坊左庶子金華鄭濟

炎精中否宋運至靖康之世王室再造謀國之臣爭土地於敵人之手忠簡宗公尹京握兵之日在垂老忍死之年不爲敵人之強爲可懾唯視人心不去爲可恃奮臂一呼轉盜賊爲王師百萬之衆悉集麾下狄虜挫衂叛亡歸正中國夷狄之分若可粗安何天之生才難爲公後之繼天方假狄祚未欲一夷夏當時中外悉以畫江守淮爲計唯議和之恐後中分之勢隨之而定公死

不可復生忠魂義魄不返故鄉旅葬長江之上雖橫屍地下公之精誠所感英靈所集猶可以扞禦封疆宋再立國偏安南服倚長江以為天塹者一百五十年是又豈非天意乎公以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三令政和三年改知掖縣通判登州初朝廷謀夾攻契丹與女真結盟海上公慮首禍出言忤得幸用事者羈置鎮江久之以郊恩叙復監酒因卜居焉當時金人將南向廷臣列薦假公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以名不正請更爲計議使俄又以其過於剛者訖不遣會選易和北帥守乃擢公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公至撫壞疲民且戰且守與邢洺趙相四州聯絡相應思陵以親王入質虜廷過磁公力諫止之既

而建幕府授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帥京城受圍日久公
率義旅轉戰而東尋以公爲徽猷閣待制公屢陳方畧
勝兵大集而公言不用勤王之師合而復去卒無至者
二年之間二帝北狩邦昌僭逆及思陵即位南京之時
公與李綱同入對論國事慷慨流涕言無不盡汪黃中
沮曾不能少留以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上章不輟
請亟還舊京上覽奏改知青州及開封尹闕李綱奏綏
服故都非公不可命知開封時公已年六十九矣及除
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府尹陞資政殿學士義旅之
衆至是有統公威望素著民情頗安招集寇兵及於百
萬京城四壁置使招集擾形勢立堅屯二十四所連結
河南北陝東京東西諸路忠義悉聽節制狄兵尊憚不

敢稱名開封內外市肆之間物價廉聚漸始承平唯待乘輿還闕出師渡河公身任中原興復之事戰勝攻克敵兵遠却舊疆之復指在目中章疏之上累至二十餘執忌公每格不報義旅失望師徒解體於是虜騎長驅中原一民尺土皆非宋有宋室不競繫公之存亡所言習兵儀真破江寧控扼之始謀楚人城郢以偏覇割據爲可比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祖宗養士之效得民心之深不能勝佞倖之衆柰之何擇日還京之詔雖下及時乘銳之勢已去公之憂憤積而成疾潰疽流血倏至易簀遺表之泥未乾渡河之呼已絕古人悲痛果人乎衆天乎公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繼父任不可得爲杜充兇暴充反公所爲穎争不從持服而去公誠[illegible]

字汝霖其先發之義烏人薨宋建炎二年先曾拜公門
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䘏典初行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以通議大夫告其弟
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立廟于鄉邦從祀于邑庠有司著
爲彝典舊記云墓在鎮江京峴山今爲丹徒大慈鄉汝
山灣之原自昔建佛廬爲雲臺寺以守公墳祠堂又別
刱以藏廟像是郡醫宫之祀先賢公亦在列宋元以來
更歷既久墳圯不治寺屋亦移置它處當今洪武三十
四年公之同里劉侯辰來守兹郡治民禮神報政稱最
凡所以樹立名教者知無不爲率僚佐召父老揖拜墳
下汛掃薦奠覩祠宇之傾移考碑碣之湮沒問之遺民
民不忘求之去僧僧復來推詳按寔復其山林伐石重

表神道種樹加護封域移文于朝貽書于家俾其子孫
壟至展省著存孝思歸以先業改建祠宇凡若干楹環
墳之山凡五十二畝仍俾寺僧守之俾其子孫著名以
隷于籍焉侯之景仰先哲表章前烈可謂達思孝之本
知政治之原矣嗚呼公之謀國用武死於忠憤而葬江
上岳武穆知遇於公將兵敵愾死於仇嫉而葬江南趙
忠簡公後同公謚身都將相死於斥逐亦返葬江北所
謂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者夫人道尚明
神道尚幽三公謀國復封疆不能同列于中外不得同
信其志後乃共衛社稷於沒身以終宋室三百年之運
嗚呼何莫非天也亦何莫非人也公之勳烈赫赫乎振
耀於其前公之名義昭昭乎暴白乎其後又何其愈久

而愈無窮也嗚呼盛哉侯繕治公墓且將樹麗牲之碑補其闕文以濟亦忝鄉里後學請有所述濟以學識寡陋不敢輙諾侯言至再三濟以成美盛事不敢終辭謹論列而銘之其詞曰

烈烈宗公大節英風誓以生死與國始終公昔爲州起應朝聘使節未降遊巳改命剛方而斥擯之戎區單騎就道出而守磁民聞公来遐邇響應義旅奮起辭直氣勁太原不守兩河阽危磁當其衝戎車四馳親王出質幾蹈虎口扣馬請還公爲殿後王在行閒危言沸謗公率義旅履氷渡河先驅無援勤王不集公来帥閫殺毀搆厄民心可恃狄欲無厭國莫振弱孰寃公言城下行成宗社之耻有兵不戰大難不巳

莫匪王土莫匪王臣二帝北狩中原陸沉狄騎衝突
無所顧憚横潰不障乘輿不返頷頷都城留守尹京
師徒有統戰守有兵播敫聲猷登翼炎運公寔啓之
以定國命爰積器備糗糧藁芻以守以戰士馬嘯呼
黔黎輯柔豪暴震懾王畿千里置之衽席人心不去
夫道不遠中外戮力興復可期見幾乘時身當其責
朝無成命公有遺策梁木其壞山岳其摧公不可作
三軍慟哀明神天遊上籲帝所英魂在地下扞邦土
長江浩浩高冢纍纍天塹之外狄不敢窺生之不淑
非公之志死之不忘唯公之義長淮大江天限北南
京口孤冢爲生死關時移運遷宗社已屋邦人求思
不伐宰木劉侯守邦瞻拜幽堂昭夫遺績賁茲永藏

故鄉後人前代先哲景行仰止執鞭不及新祠奕奕穹碑巖巖松阡鬱鬱邦人共瞻公名之盛公績之偉江流不息何千百祀

弔忠簡公詩　金華王褘

艤舟大江口矯首京峴山山色近目睫浪雲護層巒吾鄉忠簡公丘隴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播遷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神州將全壁抗疏請迴鑾大誼表日月衷言披膽肝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淮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刋遺墳托茲土孰敢樵牧干客塗有程期無由拜荆菅遺武宰可蹈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凄然洒清潸

忠節

宋贈秘閣脩撰陳公

贊

自贊

生本假借　誰識其真
丹青所寫　非吾精神
天地使我　與物為春
終當有歸　高閣麒麟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
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
凛凛奸佞者盍少避然不減
段太尉無恙時

行狀

弟右脩職郎處州録事參軍南撰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来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廱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婁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為親榮君奈何以是汚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輙詣長貳白辭之

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其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竦立宣和八年金人冦河北徽宗勸于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内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

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懾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詾詾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觧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槪俄至數萬柰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撾登聞皷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爲奸也乘勢皷譟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捽其膚髪公止之雖甚力衆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柰何盍且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殲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

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手采遂
稍稍散去寔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
以脅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
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
免淵聖復降内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
忠義可令遂學山同祭酒楊時出衙筆率學官請公或
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
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後還學久之宰相吳敏
請以官命公寔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
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
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閈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
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

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

也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識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疏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拱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

書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壽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叅知政事王綯為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紹興三年再聚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云初王綯既言公以忠死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緫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

本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娶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蛇自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恠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已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

恨然宗族姻婭皆得其懽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賙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数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當宣和末群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爲樂衆皆類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飄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怜世間閑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因下鄷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

坐令和氣生人寃又爲律詩三十韻有云山嶽遭埋没
乾坤着蔽蒙巳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
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
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
心者然亦忌憚盖以数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
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
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
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
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爲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
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覿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
生伏闕柰何俱不敢荅至覿則曰太學何蕃盖所以稱
於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巳未聞

伏闕也上書何爲公亦不荅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逮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地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上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鎭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慼慼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

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剏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而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利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猶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直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

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乞陛下即復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

論然後定吳敏欲沮誘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録東
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
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
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説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
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
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
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
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
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

亦知公安敢相追頊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郡乃與澈同
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
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
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澈亦愠
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
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
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
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高宗追贈東秘閣脩撰誥詞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
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於戲唯爾東其
殆特有意於良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

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於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寃而有知享朕茲意

哀詞

右丞襄陽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黄潛善相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罷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爲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

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悪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視是伯彥慈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慍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悪暴其悪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

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嫉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正其罪而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爲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栢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㗘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譏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

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録二人之忠
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
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删取東書大指如此
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詞曰
紛豕纁兮迷國俾常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
發兮身夷胡之虐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
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
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
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
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闔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
支不及令兮誅鋤將皷衆兮爲奇秉新造兮愓倘寧
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箝

鍵兮挈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首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憑蒙毀陰機杳兮莫窺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丞相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着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芥草茆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常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匭函詩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辨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遥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公遺文

答趙延康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踈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并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

大義不甚鮮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於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閽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長爲世卒民已是遐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禱國威大振猛虜殄

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賀庶幾復見太平不意朝奸撿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八陵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𧞣宮奸黨熟借竊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叩地恨無死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柰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爲國復耻如東之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叨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複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趍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

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堦墀諸容面陳不宣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持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之賤潦倒麄踈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脩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爲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貟緣邂逅遂獲一望手采然恨未足少欵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猶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暗於自揆逢時艱

難輙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
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
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
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
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閤下之意
則厚矣閤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
主所爲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閤下
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頭連粘封
授求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閤下亦哀其誠而諒
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爲國保重
不宣

忠節

宋左丞相陸公

贊

金華宋濂

身抱龍鬚兮眼不見水
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
玉雪皦如兮肯污泥滓
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宋史列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懽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冝文字咸淳十年庭芝置制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相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

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

未絶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憂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衛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幷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鎭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崖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挽詩有序

合肥王惠

秀夫初在杭都與廣王益王及太后妃嬪等航海而南至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炎後至廣東之碙川景炎崩衞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崖山以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天祥少保會張弘範舟師至秀夫見勢旣不可爲乃取舟中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仗劒驅妻子赴水於是登御舟請上曰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當爲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事皆其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勤王詔謂天祥如鋼百煉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崖山國運云闌挽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
絕勝俘虜走塵寰

又　郡人郭景星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
國家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足有稱
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窓曾共讀書燈

又　永嘉俞德鄰

把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垂可挽魚腹葬何憂萬
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懸知精衛恣今古不能休
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
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
群雄紛夔死一士獨捐生曆數絕難續綱常晦復明人

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句金曹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乗桴有地皆周粟無人可趙孤生
朋斷鼇足死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顏書比得無

公遺文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爲特鉅屋與歲陳廩廩將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司農典州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

所合也軺車馹騎之所會也而舍於隸人不亦羞當世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不甓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椒畧等而其鉅也加於昔遺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盍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此士者之政也晋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脩是務襄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蕪蕪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盖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也公共工于茲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因舉廢之一耑於廖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脩其可以书記公名潛字元晋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

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來矣奉議郎宜特差充京湖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潤州先賢錄忠節卷第二終